

钱大昕集外文一篇

孟国栋

笔者近于浙江图书馆所藏《士礼居黄氏丛书》（清嘉庆道光间吴县黄氏刊本）中，发现钱大昕所撰《重刊明道二年〈国语〉序》，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第十册《潜研堂文集补编》仅收只言片语，而佚其全篇，故备录于下：

《国语》之存于今者，以宋明道二年槧本为最古。钱遵王《读书敏求记》举《周语》“昔我先王世后稷”及“皆免胄而下拜”二事，证今本之误，是固然矣。予于《敏求》所记之外，复得四事：《周语》“瞽献曲”，注：“曲，乐曲也”。今本“曲”皆作“典”；“高位实疾颠”，今本“颠”作“僨”；《郑语》“依、畴、历、华”，今本“华”作“莘”；《吴语》“王孙雒”，今本“雒”作“雄”。此皆灼然信其当从古者。今世盛行宋公序《补音》，而于此数事并同今本，则公序所刊正，未免失之惰疏。至如“荆妣”之讹为“薊妣”，《补音》初无“薊”字，是公序本未误。然不得此本，校书家未敢决“薊”之必为“荆”。予尝论古本可宝，古本而善乃真宝，于此本见之矣。吴门黄孝廉菴圃得是书而宝之，又欲公其宝于斯世，乃令善工重雕以行，别为札记，志其异同。凡字画行款，壹从其旧，即审知豕亥烂脱，但于札记正之，而不易本文，盖用郑康成注《乐记》、《中庸》之例。宋世馆阁校刊经史，卷末多载增损若干字、改正若干字，其所增改未必皆当，而古字古音遂失其传，予尝病之。读菴圃斯刻，款其先得我心，可以矫近世轻改古书之弊，其为功又不独在一书而已也。嘉庆五年三月十二日，竹汀居士钱大昕书。

据钱大昕曾孙钱庆曾《竹汀居士年谱续编》“嘉庆五年庚申”条：“又有《重刊〈国语〉序》……不载集中。”^①《潜研堂文集补编》辑自耿文光《万卷精华楼藏书记》卷三三，仅存“宋世馆阁校刊经史，卷末多载增损若干字，改正若干字。其增改未必皆当，而古字古音遂失其传。菴圃所刻可以矫近世轻改古书之弊，其功又不在于一书也”等六十馀字。

^①陈文和主编：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第壹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，第42-43页。

这篇序文体现了钱大昕对于古本价值的重视，他举出宋明道二年所刊古本的四事，以证古本之优与今本之失。兹就其中“高位寔疾颠”略考如下：

“高位寔疾颠，今本‘颠’作‘僨’”。按：传世文献或作“颠”，或作“僨”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“高位寔疾僨，厚味寔腊毒。”韦昭注：“僨，陨也。”^①《册府元龟》卷七九五：“高位寔疾僨，厚味寔腊毒。”^②“僨”当为“僨”字之讹。《吕氏春秋·本生》：“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，由重生故也。”高诱注：“高位寔疾颠，故曰重生故也。”^③《汉书·五行志中》：“高位寔疾颠，厚味寔腊毒。”颜师古注：“颠，仆也。”^④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：“犹明、清与醴酒于旧泽之酒也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天子、诸侯礼废，时人或闻此而不审知，云‘若今明酌、清酒与醴酒，以旧醴之酒沛之矣’，就其所知以晓之也。沛清酒以旧醴之酒者，为其味厚腊毒也。”^⑤孔颖达疏引《国语》云：“高位寔疾颠，厚味寔腊毒。”^⑥《文选·张士然〈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〉》：“且暴兴疾颠，礼之若旧。”李善注：“《国语》：‘单襄公曰：高位寔疾颠也。’”^⑦《海录碎事》卷九引《左传》：“高位寔疾颠，厚味成腊毒。”^⑧从意义判断，“僨”、“颠”同义，很难取舍；从古籍使用频率考虑，似以作“颠”为长，而明道本《国语》正作“颠”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

①《国语》卷三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，第2页。

②王钦若：《册府元龟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，第9436页。

③吕不韦：《吕氏春秋》卷一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。

④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1377-1378页。

⑤孔颖达：《礼记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，第1098页。

⑥孔颖达：《礼记正义》，第1108页。

⑦萧统编、李善等注：《六臣注文选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，第704页。

⑧叶廷珪：《海录碎事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，第298页。